

人世间

# 父亲以我为傲

戴发利

一

父亲生前，总以我为骄傲。从小到大，哪怕我有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或进步，他都欣喜得意，四处“炫耀”。

现在想想，实在汗颜：我上学时成绩平平，在班级和学校最多算个中游；如今年过半百，凡人一个，哪里能够担得起他的这份“骄傲”呢？

父亲以我为傲，我却以父亲为痛。

我不到三十岁便失去了父亲，这成了伴随我一生的伤痛，尤其当别人“高谈阔论”自己的父亲时，我经常无语、走神、自卑，接不上话。

父亲当年在家乡算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他从一个山村农民奋斗成为乡镇企业的厂长。他一生对自己、对他人、对工作的要求都很高，唯独对他的儿子，乐此不疲地“骄傲”着。

父亲一米八的个头，一百八九十斤的体重，脸庞黝黑，满脸胡子刮得铁青，大多数时候不苟言笑，有一种天生的威严，站在人前，像山一样雄厚沉稳。虽然他对我总是很柔和，也未打过我，但我和他在一起，总是很紧张，很怕他。

父亲在企业当厂长后，为了他工作方便，我们全家离开农村老家，搬到了工厂那三间窄窄的宿舍。他白天不在家，家里很安静；早晨，晚上他在家的时间，随时都会有人来谈工作。父亲一般坐在床边一个简易的布沙发上，低着头一根接一根抽烟，与来人商量和布置工作。有些事情很复杂、难办，他一般先是低头不语，皱着眉头一个劲儿地抽烟；过一会儿思考成熟了，他再谈自己的意见，安排下一步的工作。每天起床后的洗漱、一日三餐，他都是这样度过的，工作生活两不误。

在我看来，工厂不管有多少事务，他都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；不管有什么困难，他都能找到解决办法。他既能撑起工厂的天，也能撑起我们全家人的天。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种顶天立地、纵横捭阖的风度和气势，觉得他面对世上一切困难险阻，都坚不可摧。

但最终，病痛摧毁了他。

我曾无数次想，如果他一直在，今天我在他面前肯定不会再紧张了，我会以平等、放松的心态和他交流；这些年，我人生路途上遇到的大事小情就能请他谈意见，请他帮我拿主意了。

如果父亲活到现在，应该快八十岁了，我可以每天陪他

喝茶吃饭、务虚清谈；与他围绕国际国内、政治经济社会、企业管理等方方面面的话题“话说天下大势”；我还可以请他谈谈家族往事、他的奋斗历程、他所经历的改革开放和兴办乡镇企业的历史，整理记录下来，形成文字，说不定还能给他写出一部回忆录。

不过，这些想法，今生注定不能实现了。

一位同事告诉我，他每天下班后都要去陪他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坐一坐、说说话。我愣怔了一会儿，对他说，您真令人羡慕啊。

二

父亲一生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人，要有志气！”

我理解他口中的“志气”二字，就是困难面前不低头，顺境面前不迷失，保持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，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人生的成功。

父亲生于1950年。我的爷爷，在与我奶奶结婚生下我父亲兄弟三人后，撒下家人，只身去了东北大连。

爷爷不安于当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年轻时就当裁缝、做小买卖，不务农活，四处闯荡。他在大连立了足，成为一家服装企业的正式工人，有了城市户口，便要同奶奶离婚。奶奶先是不同意，但经不住他冷漠无情，连续几年的拉锯战，最后同意了。

离婚那天，奶奶顶着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，走着去十多公里远的法庭办手续，然后深一脚浅一脚、踩着没过膝盖的大雪往回返。她边走边哭，实在走不动了，去了离她最近的一个姐姐家。进了姐姐家，她一头栽倒在人家炕上，半天没爬起来，浑身湿透，也不知是雪水还是泪水。奶奶说：“当时不想离婚，就是怕三个孩子没人管啊！”一个女人离了婚，在婆家就成了无根之萍，不可避免会遭受冷眼。

爷爷晚年在大连退休后身体有了病，觉得还是老家好，便要回老家养老，并希望和奶奶复合。奶奶最初坚决不同意，但在父亲的劝说下，她接纳了爷爷，让他回到自己曾经的家，直至离世。后来，奶奶也走了，与爷爷安葬在一起，实现了爷爷的愿望。

在集体生产队的年代，奶奶独自拉扯着三个年少的儿子在农村挣工分生活，不仅挣不到粮食和钱，一年下来，还经常倒欠生产队。

有一年，生产队分完粮食，

只剩下奶奶拎着空空的袋子，领着三个儿子在街上哭。这时，生产队里一位父亲的叔辈送给了奶奶半袋粮食。这半袋粮食的恩情，父亲记了一生。我们全家搬离村庄后，每年春节他领全家回村拜年，必须去这位叔辈家里认真地坐上一坐、唠唠家常。

父亲和大叔学习都很好。初中毕业后，父亲主动向奶奶提出不去上学了，要同奶奶一起干活支撑这个家，供大叔上学。这样，大叔一直上到高中毕业才回家。

我见过父亲年轻时的照片，瘦得非常厉害，细高的个子像麻秆似的，脸上颧骨突出、脸颊和眼睛凹陷。那些年，奶奶家经常以地瓜为粮，一次煮一大锅地瓜，连汤带水，从锅里舀到碗里，大家捧着吃。下一顿，继续热一热再舀出来吃。以至于后来，父亲一见到锅里的烂地瓜，胃里就泛酸水。但那时没办法，不想吃也得强逼着自己吃，吃完饭还要干活呢。

三

父亲聪明好学、善动脑筋，被安排到村里缝纫组做衣服，几年时间，便成为十里八村很有名气的裁缝，很快又去了乡镇（公社）缝纫组。

后来，镇上办农业机械厂，生产铸铁阀门管件，父亲又被调到农业机械厂跑供销。

跑供销，不仅有一份固定工资，任务完成得好，还有奖金。虽然这个工作需要常年出差，但父亲充满热情、尽心尽力地干了起来。而且，他特别愿意出远差，一出去就是几十天，那样不仅容易出业绩，还可以拿到出差补助。工厂按财务标准发给出差人员的补助，他也是能省就省。比如，出远差坐绿皮火车，不管多远、几天几夜，他都坐硬座，省下卧铺票的差价；他还经常带上一大兜干粮，省下了去饭店吃饭的钱；住宿，他要么找最便宜的多人间合住，要么借乘车船的时间差在火车站、客运港大厅等凑合住一晚。每次出差回来，他省下的这些支出都能变成钱拿回家里。

出差在外，他如此辛苦、省钱，却一定要给母亲、我和弟弟带礼物。每次他出差归来，就是我们全家最开心的时候。母亲在厨房做着饭，父亲从“人造革”提包里一件一件地往外拿礼物，有土特产、玩具、书、零食，我和弟弟欢呼雀跃着，母亲欢快地忙活着，笑意洋溢在脸上……

父亲在农业机械厂跑供销多年，业绩突出。后来镇里办

乳品厂，引进奶牛、奶羊产奶，加工奶粉，利用当地的水果资源加工水果罐头，利用大豆资源加工豆粉。父亲被任命为副厂长，很快便接任了厂长。

父亲带着对家乡的深情来经营管理这个工厂。他常说，这个工厂最大的作用和意义，就是能帮助咱农村老百姓致富。方圆上百里的乡亲们饲养牛羊，种植苹果、梨、桃、大豆等，工厂派车上门收购，收购价高于他们自己去市场上摆摊售卖的价格，而且有多少要多少，不愁销路。一年下来，乡亲们的收入比过去高多了，脸上都乐开了花。父亲总是说，“工厂哪怕少赚点，也不能让乡亲们吃亏！”他在家当农民时穷怕了，最盼着乡亲们致富增收。

工厂招工，他尽量都招当地乡亲。年轻、有文化的，安排在技术、管理岗位，还经常把他们送出去培训学习；年龄大、文化程度低的，就安排当普通工人。

工厂办了近二十年，收购了乡亲们多少牛奶、羊奶、大豆和苹果、梨、桃、山楂等各种当地水果，为乡亲们创造了多少收入，已难以计算清楚；招了多少乡亲们进厂务工，从地道的农民变成产业工人、技术员、管理人员也难以计算清楚了……

父亲凭借辛勤、努力、诚实、敬业、学习、钻研，在改革开放初期取得了成功。他领导的工厂，产品畅销国内，出口国际市场，获得各类国际国内奖项，被全国、省和本地媒体报道过，成为当地的“明星企业”“骨干企业”，他还被授予“明星企业家”的称号。

但是，他毕竟出身农民，初中毕业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，他的知识层次、学识素养有着不可否认的欠缺，没有能够一直勇立潮头，企业逐渐在同行业竞争中落伍了。

父亲茶饭不思，苦苦思索、探求，尝试从产品更新、工艺改进、降低成本、加强营销、改进管理等各方面寻找“突破口”，试图重新崛起，但一直未能成功。人生的最后那几年，他全身心投入到为企业解困上，生活毫无规律，对自己的身体毫不懂得爱惜。在焦灼和苦闷中，他一病不起。

四

父亲，永远都是我的父亲，无论他是农民还是企业家，无论他的事业是辉煌还是失败，无论他健康还是病痛，无论他在不在我身边。

父亲去世后，有长达数年

的时间，我几乎天天晚上梦见他。梦中的他，总是在老家老房子的炕上坐着，脸色蜡黄，说话不再铿锵，而是虚弱无力。我推门进屋见到他，一惊又一喜，长舒一口气，原来父亲还没走，虽然他病了，但他还在！可随之我又努力地求证这到底是现实还是做梦？一用劲，我就在黑沉沉的夜里醒来，失落地回过神，原来的确是一场梦……

父子情，永远不能磨灭。那些父子间生活中的小小浪花，虽然只是一瞬间，但深深镌刻在心间。

我小学三年级时，一次期末考试在班里名列前茅，父亲兴奋地从钱包里掏出一毛钱要奖励我，被母亲制止了，因为我还小，母亲说不能让我花钱。他心有不甘，就在屋里转来转去、找来找去，最后找了一把自己出差用的小小水果刀给我当奖品……

我从小喜欢听评书、看古书，广播电台里的《岳飞传》《杨家将》听得滚瓜烂熟、张口就来。只要家里一来客人，父亲总要找话题告诉别人我能讲述评书故事，然后乘兴让我讲几段。看到客人啧啧称奇，他眉飞色舞……

我年轻时在工作单位从事新闻宣传工作，负责往报社投稿。每天报纸送到他办公室后，他都放下手头工作，从一版看到末版，从报头看到报缝，寻找是否有我的稿件发表。有一天，他像发现“好新闻”一样激动地给我打电话，说在一期报纸上看到我的三篇稿件——其实我已知道了，那天的报纸，一版发了我一篇三百字的消息，后几版的角落里发了两则“一句话简讯”。我知道，他放下电话后，肯定会捧着报纸再端详半天，还要收藏起来。那些发表我的稿件的报纸，经常放在他的办公桌上、车上、手提包里，见了别人，三五句话没说完，就拿出来给人家看……

他病重的日子里，我都陪着他，坐在他的床头。他精神尚可的时候，不停地给我讲他的一些人生得失、经验教训，我知道，他急于把自己这些人生财富传给我，让我少走弯路。在他看来，我的人生事业刚刚起步，漫漫路途，他万般不舍与牵挂……

最后的时刻到来了，此时他已数日语不成声，从一个巍峨汉子瘦成了年轻时的麻秆样子，眼睛、脸颊凹陷，皮包着骨头。他拼尽最后一丝力气，对我和弟弟说了他最后一句话：“照顾好你们的妈妈……”